

THE END OF MR. 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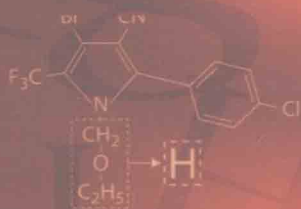
y

先生的结局

[英] 斯嘉丽·托马斯 著
Scarlett Thomas
陈雅汝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$\text{O}=\text{CH}_2\text{NCF}_3\text{F}$

T H E E N D O F M R . Y

y

先生的 结局

〔英〕 斯嘉丽·托马斯 著
Scarlett Thomas
陈雅汝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Y 先生的结局 / (英) 托马斯 (Thomas, S.) 著; 陈雅汝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1

书名原文: The End of Mr. Y

ISBN 978-7-208-09848-0

I. ① Y… II. ①托… ②陈… III. ①现代小说: 长篇小说—英国 IV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2918 号

策划编辑 李恒嘉

责任编辑 陈欢欢

装帧设计 蔡南升



Y先生的结局

[英] 斯嘉丽·托马斯 著

陈雅汝 译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张 14.875

插页 2

字数 330,000

版次 2011年8月第1版

印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 978-7-208-09848-0 / I · 869

定价 36.00元

献给库兹·维恩

所有西方宗教和良善宗教都变得忙着进行这场“再见”赌博：符号能指涉深层意义、交换意义，某个东西——自然就是上帝——能担保这个交换。但假使上帝被拟制出来，也就是上帝被选为建构信仰符号，那么整个信仰系统将变得无足轻重，再也不是它自身，而是巨大无比的拟像——并非不真实，但就是个拟像，永远无法交换真实，只能在一个没有指涉或周长的不间断回路交换自身。

——让·鲍德里亚

存在者甚至可能作为就其本身所不是的东西显现。¹

——马丁·海德格尔

1 中译文引自陈嘉映与王庆节合译的《存在与时间》。——中译注，下同

第一部

不只世上没有善恶，善恶乃思想所分；世上原无万物，万物乃思想所造。

——塞缪尔·巴特勒

1

你现在有一个选择。

你……我偷偷坐在办公室的窗外抽烟，冬天的光线很阴暗，勉强靠着这点光来阅读探讨文艺的《边缘》杂志。突然间听见以前没听过的声音，像是撞击声。好，这我以前可能听过，是从下面传来的，不过不可能，我的下面哪有东西啊，我在一楼！可是地面晃得很厉害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正从底下往上推挤。是谁的妈妈在拍打鸭绒垫子？不是。那就一定是上帝在摇晃时空结构了。然后我想，操！该不会是地震吧，赶紧把烟扔掉，跑出办公大楼。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，警铃响了。

每次警铃响的时候我不会马上跑出去，有谁会这样做？警铃响起通常只是空包弹——不是训练，就是演习。我从侧门跑出去，才刚跑到一半，摇晃就停止了。我该回去吗？可是警铃这么大声，待在大楼里面很痛苦，太吵了，会在你的脑袋里叫个不停。我离开大楼时经过卫生安全公告栏，上面贴了几张伤员的照片，当时太匆忙，所以没看清楚。照片上好像有个背痛的男人，突然心脏病发作，很多人正忙着救他。去年，我就应该去受点卫生安全训练，不过我没去。

我一打开侧门，就看见大家纷纷离开罗素大楼，不是快步走，就是跑。他们从我们这栋楼旁边穿过去，再爬上通往牛顿大楼和图书馆的灰色

水泥台阶。我也往我们大楼的右边跑过去，接着就两阶并作一阶地爬上台阶。天空灰蒙蒙的，下着绵绵细雨，雨像是被定了格。一月份的午后，太阳有时悬得很低，就像穿着橘黄色袈裟的菩萨正在沉思生命的意义。不过太阳今天没有露脸。我走到人群边才停下，大家都看着同一个东西。每个人都倒抽一口气，然后开始鼓噪，是那种看烟火时会发出的鼓噪。

是牛顿大楼。

它正在倒塌！

这个情形让我想到一种玩具，我最近是不是在谁的办公桌上看过？这个玩具是一匹小马固定在一个木块上，从底下按压木块，小马就会跪下。牛顿大楼现在看起来就是这副模样。

大楼正在下沉，不过是往一侧下沉。一个角消失了、两个角消失了，现在……现在停下来了。大楼嘎嘎作响后停下来了。三楼有扇窗子打开，正在来回摇动。有台电脑显示器掉出来，落到下面庭院的水泥地上摔个粉碎。有四个戴安全帽、身穿荧光外套的男人，慢吞吞地靠近受损的庭院，另一个男人走过来跟他们说了一些话，然后就一起走开了。

有两个身穿灰西装的男人站在我身旁。

“这种情况以前好像发生过。”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。

我往四周看了看，这里不知道有没有我认识的人。系主任玛丽·罗宾逊正和莉萨·霍布斯说话。我没看见英文系的其他人，不过我看见马克斯·杜鲁门自己一个人站着，他的嘴里还叼了根卷心酥。他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我走到他身边，他含含糊糊对我说了声：“你好，爱丽儿。”

马克斯说话一向都很含糊，不过并不是因为害羞。他那种说话方式，好像是在跟你说除掉最难缠的敌人必须付出多少代价，或者如果你想在赌

马上作弊必须花多少钱。他喜欢我吗？我觉得他并不信任我。不过他干吗要信任我？我比系里的人都年轻，他们也还不认识我，而且我看起来好像很有野心的样子，虽然我并不是那种人。我有一头红色长发，大家都说我看起来很凶（是因为发色吗，还是因为别的事情？）。有些人不会说我很凶，不过他们会说我看起来“很不可靠”，要不然就是我看起来“很古怪”。我以前有个室友说，他不想跟我一起流落荒岛，不过他没说原因。

“嗨，马克斯。”我说，然后“哇”了一声。

“你大概没听说过隧道的事情吧？”他说道。我摇摇头。“有条铁路隧道经过这里的下方。”他说着瞄了瞄下面，吸了吸卷心酥，但好像没吸到什么东西，于是把它从嘴里拔出来，拿来比画校园四周。“铁路隧道从罗素大楼、牛顿大楼底下穿过去，从城里通到海边，大概有一百年没用了。这已经是第二次倒塌，没想到这次连牛顿大楼都跟着塌了。上次倒塌后，他们就应该用水泥填平才对。”他继续说。

我望着马克斯刚刚比画过的地方，然后在脑海里画出连接牛顿大楼和罗素大楼的直线。我想像这条线的底下就是隧道。不管你怎么画，英美研究大楼都在这条线上。

“幸好大家都平安无事，”他说，“今天早上，维修处的人看见墙上有条裂缝，于是就把大楼里的人全部疏散了。”

莉萨吓得一直发抖。“我真是不敢相信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”她望着牛顿大楼说。

灰蒙蒙的天空已经暗下来，雨下得更大。牛顿大楼没有亮灯，看起来很诡异，像是被掐灭的烟蒂。

“我也不敢相信。”我说。

我们在那里站了三四分钟，一直看着那栋大楼，一句话也没说。有个

拿着扩音器的男人走来宣布，不要回办公室，马上回家。我很想哭，受损的水泥地给人很凄凉的感觉。

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，不过对我来说，就这么回家并不简单。我的公寓只有一副钥匙，我把钥匙放在办公室，和外套、围巾、手套、帽子、帆布背包放在一起。

正门有名警卫正在努力阻挡人群进去，所以我就走下台阶从侧门溜进去。我的名字并没有贴在我的办公室门上，上面贴的是这间办公室官方拥有者的名字，也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索尔·伯兰教授。我进这所大学之前，只见过伯兰两次：一次是在格林威治大学召开的研讨会上，另一次就是我的面谈。我来了以后，他消失了一个多星期。我还记得有个星期四早晨，一走进办公室就发现有些怪怪的。我首先注意到百叶窗和窗帘都放下来了。伯兰每天下班前，一定会把百叶窗放下，可是我们都不会去碰可怕的灰色薄窗帘。房间里还有股烟味。我以为他那天早上十点左右会进办公室，但他并没有出现。到了星期一，还是没出现。我问别人他去哪里了，他们说不知道。后来有人找人来代他的课。我不知道系里的人对这件事情有没有议论纷纷，不过没人来跟我嚼舌根。大家好像认为我会继续做我的研究，而且伯兰不在，我应该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之所以来这个系，当然是因为伯兰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只有他在认真研究我主要探讨的课题之一：英国 19 世纪作家托马斯·卢玛斯。如果伯兰不在这里的话，那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了。况且我认为他的失踪有些不对劲，更准确地说，我并不是觉得失落，而是觉得有些不对劲。

我的车停在牛顿大楼的停车场。我到停车场时，看到有好几个戴着安

全帽的男人正在叫大家不要管车子了，看是要走路回家，还是坐公共汽车回家。

其实我并没有很意外。我设法跟他们吵，说我愿意冒这个险。我赌牛顿大楼不会像电影演的那样突然以慢动作倒转回去，再往反方向倒塌一次。可是那几个男人却叫我马上滚开，所以我只好慢吞吞地走到车站。此时不过是一月初，已经有好几排黄水仙和雪花莲冒出地面了，脆弱地伫立在小径两侧，我一看到车站就更心灰意冷，大排长龙的人看起来又冷又脆弱，就和那儿排花一样。我想，我还是走路回家好了。

我记得好像有条穿过林子到城里的近路，我不晓得这条路在哪里，只好沿着平常开车的路线慢慢走，一路走出学校。我在脑海里反复搬演大楼倒塌的情景，到最后，我发现自己正在回想的是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，这才不再想了。然后我又开始想铁路隧道。我知道学校下面为什么会有一条隧道。这所大学是建在一座山坡上，山坡很陡峭，铁路从下面穿过比从上面通过来得合理。马克斯说铁路隧道已有一百年没使用了，我很想知道一百年前的山坡上究竟是什么情景，当时一定没有这所大学。这所大学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成立的。天气很冷，也许我应该等公共汽车才对，可是这一路上根本没看见半辆公共汽车。我终于走到通往城里的大马路，虽然我戴了手套，但手指头已经冻僵了。我开始注意往右边岔出去的小路，希望能找到近路。第一条岔路立着一个“禁止通行”的指示牌，牌子上被海鸥粪滴得有点模糊不清。第二条路看起来比较有希望，路的左侧有几排连栋红砖屋，我决定走这条路。

我以为这条路不过是一条住宅区里的道路，但没走多久红砖屋就没了，接着出现一座小公园，公园里有两架秋千，还有一座滑梯。秋千和滑梯都已经生锈，橡树的枝丫纠缠在一起，在秋千和滑梯的上方形成遮蔽。

不过枝丫光秃秃的，上面连一片叶子也没有。

小公园再过去有一家酒吧，还有一排商店，其中有一家慈善二手店已经倒闭了，看起来很凄凉。还有一家美容院，星期一染蓝发、做头发半价。此外有书报摊、赌马下注行，还有啊哈——一家旧书店。书店还在营业。我快冻僵了，于是赶快走进去。

店里很暖和，闻起来有股家具上光蜡的味道。门上有个小铃，我一把门关上，那个小铃就丁零当啷地响了三秒钟，没多久，有个年轻女人从大书架后面走出来，她的手上拿着一罐上光蜡和一条黄色抹布。她对我笑了笑，然后跟我说，书店再过十分钟就要打烊了，不过我可以四处看一看。她坐下来，在连着电脑的键盘上敲敲打打。

“你有全部书籍的电子目录吗？”我问她。

她停下来，抬起头看着我。“有，但我不知道怎么操作。我只是来帮朋友代班的，抱歉。”

“噢，那好。”

“你想找什么书？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不行，告诉我。我可能还记得，也许我掸过那本书的灰尘。”

“呃……那好吧。嗯，有个叫托马斯·卢玛斯的作家……你们这里有他的书吗？”我每次去逛旧书店都会问店家这个问题。旧书店很少进他的书，更何况他的书我差不多全都有了。不过我还是会问一问，还是想找到更好的版本，或更古老、序言不一样、有干净书套的版本。

“呃……”她捏了捏额头，“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。”

“你看到的或许是《伊甸园里的苹果》，那是他最有名的作品，他的其他作品都没有出版。他是19世纪中晚期的作家，应该很出名才对，可是

却一直默默无闻……”

“《伊甸园里的苹果》，不对，我看到的不是这本，”她说道，“等我一下。”她走到书店后面的大书架旁边。“卢，卢玛斯……没有。这里没有，我不知道他们把他的书放在哪一区。是小说吗？”

“有几本小说，”我说道，“但他也写了一本谈思想实验的书，几首诗，一本探讨政府运作的论文，好几本科学书，还有一本叫《Y先生的结局》的小说。《Y先生的结局》是他最罕见的小说之一……”

“《Y先生的结局》。就是这一本！”她兴奋地说道，“等我一下。”

我还来不及开口跟她说她一定是搞错了，她就已经走到书店后头上楼去了。我无法想像这家旧书店的楼上真的有一本《Y先生的结局》。我搞不好会用全部的身家财产来换一本。这本书是卢玛斯的最后一本著作，也是他最神秘难懂的作品。我不知道她是把它跟哪一本搞错了，不过我不敢相信她这里有这本书。这太荒唐了。没有人有这本书。目前只知道德国某家银行的保险箱里有一本，可是世上任何一家图书馆的书目上都没有。我觉得索尔·伯兰可能看过一本，但我不确定。据说《Y先生的结局》被下了诅咒，尽管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传言，但有些人真的相信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一命呜呼。

“找到了，在这里。”那个女孩说道。她拿着一个小纸箱走下楼，“这是你说的那本书吗？”

她把箱子放在柜台上。

我看看箱子里，突然不能呼吸。没错，就是这一本——小开本，淡黄色，硬皮精装，封面和书背的字体是咖啡色，缺了书衣，不过这本书已经接近完美了。可是这怎么可能。我翻开书，看看扉页和出版说明。天呐，这本书的确是《Y先生的结局》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

“这本书你们卖多少钱？”我小心翼翼地询问她，声音小到快听不见了。

“呃，问题就在这里。”她说道，把箱子挪到一边。“我想老板是从城里的拍卖会上买到这些箱子的，而且箱子如果放在楼上的话，那就表示这些书还没有标上价钱。”她笑着说道，“或许我不应该把书拿给你看，你可以等明天她在的时候过来一趟吗？”

“我不见得……”

各式各样的主意像宇宙射线般在我的脑海照个不停，我该不该跟她说我不住在这一带，请她现在就打电话给她老板？不行，她的老板显然不知道她有这本书。我不想冒这个险，不想让她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，免得她不卖给我或是狮子大开口开出几千镑的价钱。我该怎么说她才会把书卖给我呢？过了几秒钟，那个女孩拿起桌上的电话。

“我给我朋友打个电话好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会问清楚怎么处理的。”

她在等电话接通的时候，我又往箱子里面看了看。我真是不敢相信，里面竟然有卢玛斯的其他书，而且还有德里达¹的几本著作译本，这几本我刚好都没有。此外，箱子里还有爱伦·坡的散文诗《我得之矣》的初版。这些书怎么会收在同一个箱子里？谁会把这些书合在一起看，我实在想不出来，除非他的研究计划跟我的博士论文差不多。还有别人在研究我探索的课题吗？不可能，尤其是在把这些书扔出来的情况下。这些书到底是谁

1 雅克·德里达（Jacques Derrida, 1930—2004），当代法国哲学家，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。主要著作有：《论文字学》、《声音和现象》、《书写与差异》等。德里达以其“去中心”观念，反对西方哲学史上自柏拉图以来的“逻各斯中心主义”传统，认为文本（作品）是分延的，永远在撒播。德里达的批判矛头直指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。

扔出来的？我觉得我好像是在看着“佩利的钟表”¹。不知道是谁为了吸引我的注意，才把这些书放进箱子里的。

“对，”那个女孩跟她的朋友说着，“像是一个小箱子。楼上。对，就在厕所那一堆箱子里。嗯……看起来就像新旧书混杂在一起。有些旧书有点发霉了，没什么价值。我想应该是平装本吧……”

她往箱子里看了看，拿出几本德里达的书。我对她点点头。“对，真的是杂七杂八地放在一起。哦，是吗？太好了。对。五十镑？你是说真的吗？这个价钱很贵。好，我问问她。好，抱歉。好，再见。”

她把电话挂上，对我笑了笑，说：“呃，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如果你要买的话，整箱都可以卖给你。坏消息是，我不能只卖其中几本给你，所以要不就全买，要不就别买。珊说，这个箱子是她在拍卖会上买来的，她还没看过里面的书。不过，她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来堆书了……哦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这箱书她开价五十镑，所以……”

“我买了。”我说道。

“你是说真的吗？你真的要花五十镑来买一箱书？”她耸耸肩，笑了笑。“嗯，成交，就五十镑吧。”

我从背包里拿出钱包，颤抖地抽出三张皱巴巴的十镑纸币和一张二十镑纸币，把钱交给那个女孩。我没办法不去想我仅剩的财产差不多就是这五十镑，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必须喝西北风了。可是只要没人发现或突然想到《Y先生的结局》有多重要，然后跑来阻止我，只要我能够抱着这本书走出去，那我就心满意足，死而无憾了。我的心脏跳得很快。我会不会

1 威廉·佩利（William Paley，1743—1805），英国神学家，最著名的学说是“钟表论证”：人们面对任何具有复杂工作原理的东西，都会认为它是有意设计出来的，而宇宙就是一个高度复杂，看上去由某种至上理性设计出来的大机器（钟表），设计者就是上帝。